

汶河上的女儿

郝恒萱(泰山科技学院中韩学院)

河水很凉,凉得刺骨。我咬着牙站在水流里,肩膀扛着自家卸下的门板。桂芳姐的声音从岸边传来:“稳住!队伍就要到了!”天上的月亮被云遮住大半,只有微弱的光照在河面上。水声哗哗地响,远处还有隐约的炮火声。

我那年十九岁,是李家沟的妇救会成员。男人们都支前去了,村里就剩我们这些妇女。傍晚接到任务,要在汶河上架桥。没有材料,没有人手,只有我们三十二个女人。桂芳姐说:“用肩膀扛,也要扛出一座桥来!”

门板粗糙的木刺扎进掌心。我听见旁边春妮的呼吸声,又急又重。她怀着三个月的身孕,本来不该来的。可她坚持要扛一块门板。“多一个人,桥就稳一分。”她是这么说的。

水越来越冷,我的腿开始发麻。忽然,岸上传来脚步声。是部队来了!战士们看见我们,都愣住了。一个年轻的小战士站在河边不肯动:“这怎么行?怎么能踩女同志的肩膀?”

桂芳姐急了:“快过河!别耽误时间!”她的声音嘶哑,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我感觉到第一只脚踏上门板,很轻,很小心。接着是第二只,第三只……门板微微颤动,像风中摇摆的树叶。我深吸一口气,把腰挺得更直些。

河水的腥气混着硝烟的味道。有个战士的绑腿松了,垂下来扫过我的脸颊。是粗布的感觉,带着

行军路上的尘土气息。他的脚步很重,踩得我肩膀生疼。但我心里是欢喜的。这是我们的队伍,是要去打反动派的队伍。

忽然,我听见春妮闷哼一声。她的身子晃了晃,又立刻稳住。“没事!”她朝我摇摇头,脸色在月光下显得苍白。我知道她在硬撑。我们都一样,都在硬撑。这座桥必须牢固,必须让战士们平安过去。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队伍终于过完了。我们互相搀扶着爬上岸,浑身湿透,冷得直打哆嗦。桂芳姐点起一堆火,火光映着每个人的脸。春妮靠在树根下,累得说不出话。我把外衣脱下来给她披上,发现她的肩膀肿得老高。

天快亮时,我们收拾好门板准备回村。东边泛起鱼肚白,远处的炮声更密集了。桂芳姐说:“孟良崮打响了。”我们都不说话,只是默默望着那个方向。我知道,刚才过去的队伍就在那里。

许多年后的一个清明,我带着孙女重游故地。河水依旧流淌,只是两岸修了坚固的石桥。孙女指着河问:“奶奶,当年你们真的用肩膀架桥吗?”我点点头,忽然听见风中传来当年的脚步声。那些年轻的战士,那些扛着门板的姐妹,都还在记忆里活着。

桥早已不在了,但有些东西比石头更坚固。就像春妮后来常说的:“咱们女人家,关键时候也能顶天立地。”她去年走了,临终前还念叨着那个夜晚,念叨着汶河的水声。

冰雪鲁西南,黄梅正飘香

许富强(菏泽)

乙巳隆冬,大寒将至,天气骤变。鲁西南乃至整个北方,一场大雪悄然降临。“一冬无雪天藏玉”,岁末之际,天地终作慷慨馈赠。雪花飞舞如精灵,一天一夜后,千里冰封,万象如画。我所居的小区,也成了琉璃世界,银装素裹,寒气清冽。雪深路滑,年迈的我未出门,只倚在窗前,静静望着这一片皑皑天地。

雪后初霁,阳光洒落雪地,泛起耀眼晶莹。我终于按捺不住,出门散步。行经楼间绿地时,一抹明黄倏然入眼——竟是一株盛开的梅花!在这冰天雪地间,它那样醒目,那样孤傲。我快步走近,一缕幽香迎面而来,清冽而温存,让人心中一悦,豁然开朗。

长居于此,却从未察觉谁人种下这株黄梅。今日初见其绽,满心皆是意外与惊奇。朵朵黄花,映着背后红叶与皑皑白雪,宛如雪中点金,明净照眼。花瓣小巧玲珑,质地似含薄蜡,金黄的瓣上仿佛晕着一层淡淡光晕,在雪光衬映下,泛着温润色泽。我当即取出手机,将这一刻珍藏——既为感谢那无名的栽花人,也为留住这份不期而遇的美。

回家后,我迫不及待查询,方知它学名“黄香梅”,原是中国传统名花中罕见的真梅品种,属真梅系直枝梅类黄香型。其花黄而单瓣或复瓣,宋人《梅谱》所载“百叶细梅”便是它。然而这花曾在历史中失传数百年,直至1985年方于安徽重现野生植株。如今本土仅存南京复黄香、单瓣黄香等四品种,另有自日本引种的“黄金鹤”等。它被视为珍稀观赏花木,多种植于杭州、合肥等地的植物园,不想竟也悄悄安家于我们这寻常小区。

打听才知,这是去岁新栽的一株黄香梅,株型尚小,平日无人留意。今冬初绽,偏偏被我偶遇。

一次相逢,竟如此入心。它不只容颜清丽,更承载着一段沉睡又苏醒的历史。在这凛冽寒冬,它独自绽放,不惧风雪,犹如一位沉静的勇士。那缕

暗香,仿佛能化开冬日的凝滞,予人温存与期盼。

黄香梅的绽放,也唤起了记忆里那些咏梅的诗句。“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这哪里只是写梅,分明是写给所有在严寒中持守的灵魂。梅花于风雪中盛开,历彻骨之寒,才酿出这般清绝香气。它象征着一份不屈的韧性,仿佛在默默鼓励着人间:纵使霜雪压枝,也要安静地开出自己的春天。

我们终日奔走于碌碌尘事,常忽略了身旁细微的美好。而这株黄香梅,像一位静默的使者,悄然提醒:不妨慢下脚步,细察自然馈赠的礼物。它让我看见,即使是在最寒冷的时节,温暖与希望依然在场。

静静地立在花前,感受它的美与芬芳。那一朵朵,宛如一个个小小的生命,在冰雪间静静燃烧着自己的光。我仿佛听见它们在低语,诉说如何穿越漫长岁月,历经风雨,终于在此刻,与雪共清绝。

这株黄香梅,大抵也是自然予我们的一份温柔启示。它在喧嚣日常中,为我们辟出一隅宁静。因它的存在,凛冬仿佛不再那么肃杀,心灵也似被雪与花轻轻洗涤。

我会长久记得这次相遇。它将成为记忆里一枚温润的印记。往后日子,我愿常常来看它,感受这份安静坚韧的陪伴。也希望这株黄香梅年年绽于风雪中,为更多路过的人,捎去一抹亮色、一缕清香。

在这步履匆匆的人间,愿我们亦能如黄香梅,于寂寥处持守本心,静默生长,终将芬芳馈赠岁月。愿我们懂得俯身感受生活里这些微小而确切的瞬间,珍惜自然所赠的每一份美意。因为这般与美相遇的时辰,才是生命里真正明亮的财富。

黄香梅,你是冬日雪地里一封温柔的信,是自然落笔的诗行,也是我心上长久的牵挂。愿你的芬芳与明艳,永远摇曳于这清白人间。

雪域葱香

陶全(枣庄)

大雪封山,也封闭高速
信号折了翅膀,飞不出去
即使不下雪,传真也断断续续
隧道刚嵌进山体一丈
石棉板房内的炉火舔着水壶
土炕上的扑克牌灰头土脸
雪花飞舞,不能果腹
蒸屉里的馒头一咬掉渣
蔬菜断档,小厨满脸愁容
撷取雪花诗意,我转身回屋
瞥见墙角散落的干葱,和锅角
堆积多日剔净的牛大骨
小厨愁容消失,牛大骨葱汤的
香味,抛弃了扑克牌
我想起了刘坚的草地晚餐

冬语札记

吕昶李(陕西)

风在十字路口试探方向
雪层层地将时与空压低
我停足,看一株枯草
它的影子比身体还长
仿佛在和黄昏谈论
霜的形状
天暗了,光很薄
一切都在缓慢发生
水在冰下行走
种子在黑暗里练习呼吸
一片雪融在眼眶
轻灵地,将世界的低语
擦亮——
冬天不是终点
是泥土中待续的乐章

落雪为诗

谭哲胜(青岛)

在冬日的留白里
雪来了,它寂静而浪漫
似天庭的信笺

大地铺展素纸
树木撑起瘦笔
写风绘云

这六角精灵
无韵亦成曲
在山河间轻舞中
于时光里低吟

那时,城市和村庄
皆被雪勾勒成诗

大约在冬季

董小翠(河北)

那时,甩着马尾
满胡同奔跑。关于春天的梦
是一只雪里的耳环